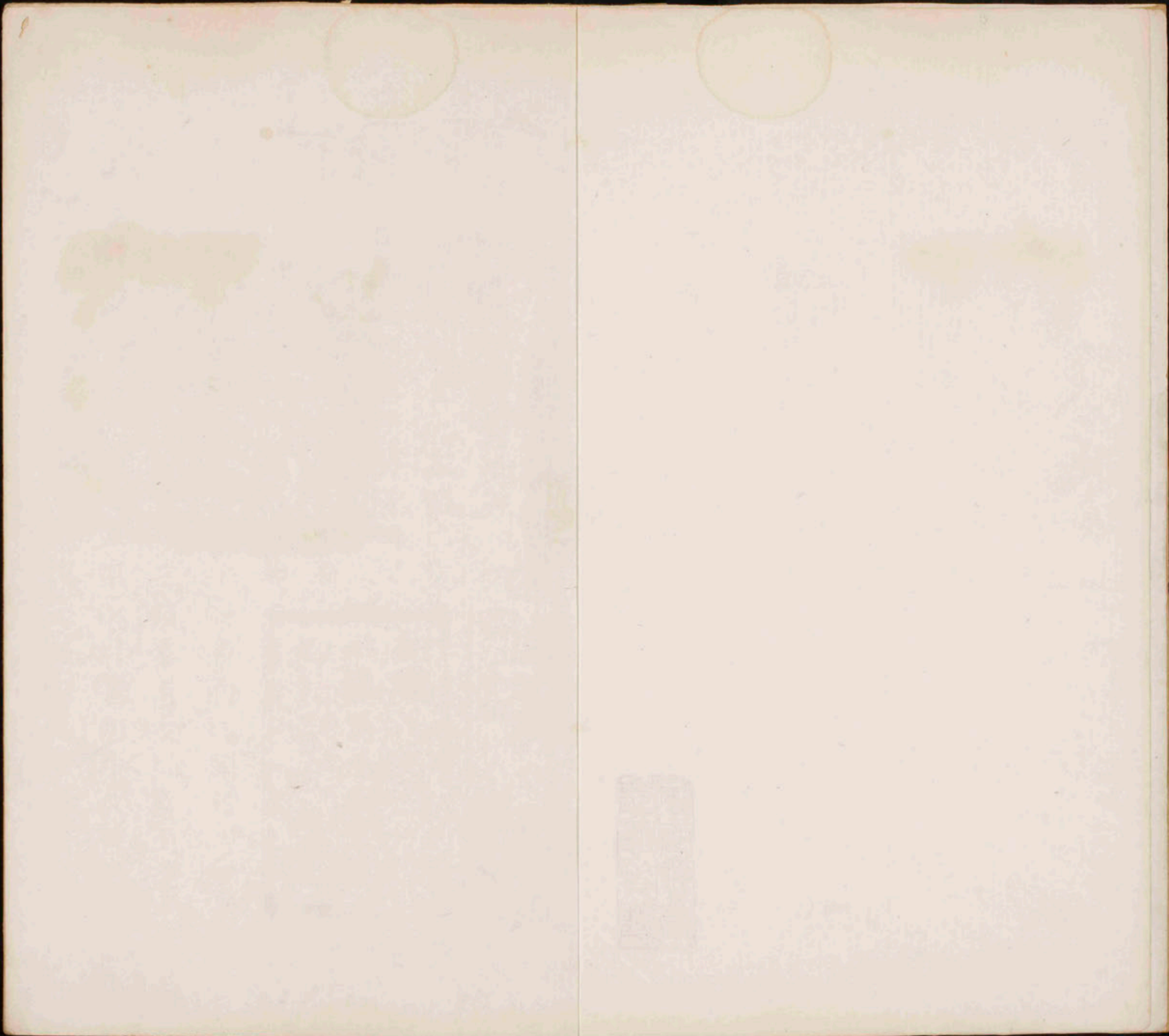


丙子





巴西鄧

吳氏義塾記

崇德百樂兒地大德已亥吾嘗為其州人

偶卿建門左之塾聘師以訓鄉之子弟三年矣地改

多饒富偶卿非甚雄於貲而志欲敦尚儒風建

視百祿任恤者蓋庶幾為未幾余入補刻恒屬義

八年州君府疏其事于江浙省而以聞於朝曰

義塾田為畝者二百師生餼廩有度講肄有業曰

鼓篋而來者逾百員蓋舉以旌善朝命表其門曰義

會余以提舉學事出領江浙四道訪求塾之成則

六會余以提舉學事出領江浙四道訪求塾之成則

義字誤

吳氏義塾記

吳氏義塾記

吳氏義塾記

吳氏義塾記

吳氏義塾記

巴西鄧

先生

吳氏義塾記

吳氏義塾記

吳氏義塾記

吳氏義塾記

崇德百樂兒地大德已亥吾嘗為其州人
 偶卿建門左之塾聘師以訓鄉之子弟三年矣地政
 多饒富偶卿非甚雄於貨而志欲敦尚儒風迪成善
 俗視百祿任恤者蓋庶幾焉未幾余入補刻巨為義
 八年州君府疏其事于江浙省而以聞於朝曰
 義塾田為畝者二百師生餼廩有度講肄有業曰
 鼓篋而來者逾百員蓋舉以旌善朝命表其門曰義
 會余以提舉學事出領江浙四道訪求塾之成則

由當作田

以遷于官河之東縣庾改址歲輸就耳為方二畝有
半益以旁近地畝三經度締構宏麗亢爽中象燕居
翼以齋廡其他講堂寢息有所左右書器度閣畢
重門輝赫南穴為池直地北東廩舍庖湍各有攸處
由二百畝以羨歲入中河為橋級石又平便諸
入塾者自造端至今更十有七寒暑而塾始大備凡
用錢若干緡米若干石皆約已樽用以給其規約則
欽儲必子孫之長且賢者次掌之以友共稽
其出納有贏亦以周里閭之婚嫁喪葬貧不舉者勿
侈勿畱勿軋于豪右勿於于有司以畜性永久子孫

欽字誤 疑是欽

里者鄰長

下者字多寫

簡以簡

有違約者以下孝鄉得正焉俊卿謁余文為記余
曰古者里門為塾子弟畢學於士師少師而里者
耆長誨之耕出入有時幼長有序其進前而教易
行也自秦廢閭左之成而教始大壞今吳氏之為義
塾或未能盡合乎古而意則美矣禦兒本吳壤始太

弘字下當是宣字

讓道民歷十九世而季礼乃克弘宣祖訓振

邁高風言行焯著夫子亦許為吳之習於礼者
至闔廬也不承季札之志而自廢其本識者知且
不親不待遷甬東時也夫吳之礼讓更數百年討植
之不足而德之一旦易若反掌礼之有闕於斯世有

競當作競

以遷于官河之東縣吏改址歲輸就直為方二畝有
半益以旁近地畝三經度締構宏麗亢爽中象燕居
翼以齋廡其他講堂寢息有所左右書器度閣畫
重門輝赫南穴為池直地北東稟舍庖馮各有攸處
又增由二百畝以羨歲入中河為橋級石更平便諸
入塾者自造端至今更十有七寒暑而塾始大備凡
用錢若干緡米若干石皆約已樽用以給其規約則
歲所欽儲必子孫之長且賢者次掌之以所友共稽
其出納有贏亦以周里閭之婚嫁喪葬不與者勿
侈勿畱勿軋于豪右勿耗于有司以畜性永久子孫

有違約者以下孝鄉得糾正焉俊卿謂余又為記余
嘆曰古者里門為塾子弟畢學於士師少師而里耆
鄰耆長誨之耕出入有時幼長有序其追前而教易
行也自秦廢閭左之成而教始大壞今吳氏之為義
塾或未能盡合乎古而意則美矣禦兒本吳壤始太
伯以禮讓道民歷十九世而季札乃克弘宣祖訓振
邁高風言行焯著夫子亦許為吳之習於禮者十
至闔廬也不承季札之志而自廢其本識者知且
不親不待遷甬東時也夫吳之禮讓更數百年討桓
之不足而廢之一旦易若反掌禮之有闕於斯世有

如此者今世之士率視禮為濶迂而莫之講所謂筋骸之會肌膚之表尚不能自振况望其飭躬潔行以希聖賢之域者哉吾道亦大矣敦學必自蒙養以勿謂洒掃應對進退為末而思有以涵育性情之氣質循序而進以要其成尚無負儒卿所以建塾之字上疑脫一世字

戴祖禹墓誌銘

剡溪戴氏自安道以清隱著其世緒代有顯聞祖禹之九世祖始遷居于山陰之西陵曾祖允能子迪力即又自西陵居杭祖安因父應垓皆潛德不仕比之

墓當作暮

世皆返葬西陵東西州村距一水祖禹時省墓與至至雖居杭志常在西陵也始余初識祖禹時

塵字下當是市

富常閉戶讀書不妄接人事如窮儒宿學遁迹

時取特

林谷讐校自樂余見輒愧之而祖禹雅善余及張君

仲實言論纒商確今古觴詠問作客至或瞪目聳

耳移睛不出一語余私問其故則曰吾惟不耐

予面而能強為言咲乎余嘗現之而祖禹終不

刑其方故於時寡合及其死則莫不哀其才命之畸

而思如祖禹者何可復得嗚呼自古有志之士艱

如此者今世之士率視禮為濶迂而莫之講所謂筋骸之會肌膚之表尚不能自振况望其飭躬潔行以希聖賢之域者哉吾道亦大矣數學必自蒙養以勿謂洒掃應對進退為末而思有以涵育性情氣質循序而進以要其成尚無負儒卿所以建塾之意之觀吾言者其亦有所興起也夫

戴祖禹墓誌銘

剡溪戴氏自安道以清隱著其世緒代不聞祖禹之九世祖始遷居于山陰之西陵曾祖允能子迪力即又自西陵居杭祖安國父應垓皆潛德不仕比之

世皆返葬西陵東西州村距一水祖禹時省墓輒涉而墓至雖居杭志常在西陵也始余初識祖禹時甫弱冠意氣已穎發傾動流輩所居塵下雖然藏書甚富常閉戶讀書不妄接人事如窮儒宿學遁迹林谷讐校自樂余見輒愧之而祖禹雅善余及張君仲實言論纒纒商確今古觴詠問作客至或瞪目聳耳移睛不出一語余私問其故則曰吾惟不耐以子面而能強為言咲乎余嘗規之而祖禹終不以刑其方改於時寡合及其死則莫不哀其才命之畸而思如祖禹者何可復得嗚呼自古有志之士艱

子字下當是百

一如老吏持律明燭幽暗其學自經傳諸子

一世歿而公論始定者皆可悲也祖禹為待蚤宗
太白漸就深沉用少陵法每論詩至歷代正變是非

家皆靡不研究索尤嗜古法書名画及鼎彝器

勝友則焚香娛翫殆忘渴飢或勉之仕登久于天府

以祖昂會稽人碑正其鄉學未幾移疾歸曰吾不能

束帶遂走俛事上官也大德己亥余職教禦溪祖禹

洽字下當是踰年

亦傳貽精舍屋鄰事簡情好益款洽洽而余微

詣詞林與祖禹別且五稔時得書問無恙寂然為其

子孟淳來請為余許諾則以明年春謁共還抗祖禹

祇字自誤

四千里尋盟真信士也越既既成禮

余復還京師明年孟淳來訃祖禹卒余得書慟

釋老下當是書友二字

私也祖禹嘗自謂早通釋老一而方外士

誤似悟字

死生若有誤然卒札其傳書言疾並相規余家事

周反靡密且囑余銘其墓脩然無怛化此豈其驗耶

狷介

世之知祖禹者既鮮而其畢生狷介不群之學百不

一試于時而忽以死天之報施善人其可詰哉

名天錫卒以至大戊甲八月四日享年四十有五

是再調淮海書院山長未赴娶王氏先十年卒男三

行葬二字誤

即孟淳次子孫小錄尚幼女一人未行葬以是年

一世歿而公論始定者皆可悲也祖禹為待蚤宗
太白漸就深沉用少陵法每論詩至歷代正變是非
優劣又如老吏持律明燭幽暗其學自經傳諸子
家皆靡不研究索尤嗜古法書名畫及鼎彝器物
勝友則焚香娛翫殆忘渴飢或勉之仕登天天府
以祖禹會稽人碑正其鄉學未幾移疾歸曰吾不能
束帶趨走俛事上官也大德己亥余職教禦溪祖禹
亦傳貽精舍居鄰事簡情好益款洽余而上而余微
詣詞林與祖禹別且五稔時得書問無恙寂然為其
子孟淳來請嫁余許諾別以明年春謁告還杭祖禹

相見大喜曰四千里尋盟真信士也越既醮成禮
余復還京師大明年孟淳來訃祖禹卒余得書慟
非為祖禹私也祖禹嘗自謂早通釋老信一方外士
於死生若有悟然卒札其傳書言疾並相規余家事
周及靡密且囑余銘其墓儵然無怛化此豈其驗耶
世之知祖禹者既鮮而其畢生猶介不群之學百不
一試于時而忽以死天之報施善人其可詰哉不
名天錫卒以至大戊甲八月四日享年四十有五
是再調淮海書院山長未赴娶王氏先十年卒男三
人即孟淳次宜孫小錄尚幼女一人未行葬以是年

林疑材之誤

據字下似祖字

卒厥美文學不止天昇之林中恬以默有媚其獨寧

十一月己未墓在代塘縣大慈鄉良山之原名曰早
安爾藏昌厥後哉

皇太子賜大慶壽寺田碑

皇上嗣登大寶之初 儲皇星輝儼極動法 社宗

君洽當作渚洽

毗贊元化俯明百度陽施春育君洽黎元必謂

沙門梵刹

之道可以啟悟群迷同歸正覺沙門之刹禮尚

優崇矧大慶壽寺密通 禁庭裕皇祝嘏之所願瞻

輪奐若慕羨塔寺有賜曰仍諭有司蠲其徭征俾諸

比丘勤脩佛事導迎禪祥具如先朝萌命起二年後

賜土田為頃者五十申飭懇至光賁聚林先示嘗命

詞垣具書錫賚願末以諗來者忝職司一職不敢以

庸陋辭仰惟 世祖龍德淵潛豪俊聞風而雲階者

靡不虛年以待若方外之士則海雲師可菴師皆學

契真如辨窮實諦世稱宿德獎過日臻太保刻文正

事海雲師以研精內典之餘入恭石畫出似

顏字疑誤

于息戎衣而混文軌逾三十載亦田求嘉彰

田字誤 金心筆誤

道俾萌有恒崖得廣延金者以暢宗風

之明年有編昨張氏以固安新城兩縣立為縣

司文翰

十一月己未墓在代塘縣大慈鄉良山之原名曰早
萃厥美又學不止天昇之林中恬以默有湄其獨寧
元無回蘊能勿摠懼于中塗君子之哀越墓相望以
安爾藏昌厥後哉

皇太子賜大慶壽寺田碑

聖上嗣登大寶之初 儲皇星輝儼極動法 社宗
亦既毗贊元化俯明百度陽施春育君洽黎元必謂
金仙之道可以啟悟群迷同歸正覺沙門之制禮尚
優崇矧大慶壽寺密通 禁庭裕皇祝嘏之所願瞻
輪奐若慕羨塔寺有賜田仍諭有司蠲其徭征俾諸

司文翰

比丘勤脩佛事導迎禪祥具如先朝明命越二年後
賜土田為頃者五十申飭懇至光賁眾林先帝嘗命
詞垣具書錫賚願末以諗來者忝職司文不敢以
庸陋辭仰惟 世祖龍德淵潛豪俊聞風而雲階者
靡不虛年以待若方外之士則海雲師可菴師皆學
契真如辨窮竇諦世稱宿德槩過日臻太保刻文正
公尊事海雲師以研精內典之餘入恭石畫出像
行至于息戎衣而混文軌逾三十載亦田求嘉彰
師之道俾萌有恒崖得廣延余者以暢宗風以統
之明年有編昨張氏以同安新城西縣立為縣

未當是來

於之水陸地未猷日是慶壽昭被上賜厥初惟不已
之日歲壑而新之乃益滋埴行沃廩入豐美自有
粟隴有來年環布近郊石煤以薪水輪以磨市區

招畫當作招提

皆有贏儲鍾魚振響祀施如歸祖官叔

頌傍午而慶壽寺遂為京師招畫之勝嗣皇提封之
世又擇薊州漁陽之膏腴以益之自中統距今餘四
紀而聖祖文孫垂繼後先所以嘉惠于縉流甚厚夫
上以祿秩任其下而下以忠信庶恥事亦一者公卿
大夫士之職也庶民則以耕水耨養粟飯粟勉力
出租賦以給貲官然而畫畫之係乎天者賤於辱之

係乎人二者當不可必而慮憂以滋乃與若此之學
浮圖者無至仁之累可以怡神曠志而益聞無耒耜
之勤可以棲遲其身而常安層簷夏屋一封君而
役庸之政不及也群居而食以禪悅為味而通被若
食也而游息則念五經六塵之幻假而脩證菩提起
清淨之佛乘其圓明之正果以祈皇家億萬斯年治
隆化洽祥生樂豫是則如來方便設教濟世津梁
上之人尊來悻民之意也今任持西雲安公行世
冲麗宇弘大克備前美而提點其監寺某者皆具
一相茲法會故宜游膺隆渥以貽永久文原既奉命

於之水陸地未猷曰是慶壽昭被上賜厥初惟不已
之日歲壑而新之乃益滋埴行沃廩入豐美自有
粟隴有來年環布近郊石煤以薪水輪以磨市區
錢之人皆有贏儲鍾魚振響祀施如歸祠官叔
頌傍午而慶壽寺遂為京師拓畫之勝嗣皇提封之
世又擇薊州漁陽之膏腴以益之自中統距今餘四
紀而聖祖文孫垂繼後先所以嘉惠于縑流甚厚夫
上以祿秩任其下而下以忠信廉恥事其上者公卿
大夫士之職也庶民則以耕水耨養粟飯粟而勸力
出租賦以給於官然而豐凶之係乎天昔歲時奪之

係乎人二者常不可必乃慮憂以滋乃學若此之學
浮圖者無圭紅之累可以怡神曠志而益開無耒耜
之勤可以棲遲其身而常安層簷夏屋一封君而
役庸之政不及也群居而食以禪悅為味而通被若
食也而游息則念五經六塵之幻假而脩證菩提起
清淨之佛乘其圓明之正果以祈皇家億萬斯年治
隆化洽祥生樂豫是則如來方便設教濟世津梁
上之人尊來恠民之意也今任持西雲安公行誓
冲蕤宇弘大克脩前美而提點其監寺某等皆具
一相茲法會故宜游膺隆渥以貽永久文原既奉命

紀述復繫以銘。曰於皇聖元握符闡珎撫而九有
涵煦同仁曰瞿曇教教民迪薰敷尸余得濤像設過
用錫所宅丹雘雲燻息繇免征俾安弗撓給三
敷松于丕冒瞻茲蘭若昔帝寅祀臻。釋子天日通
子猗歛承華祖考是式申錫土田原隰廣斥舍盈庾
億攸于香積誰云耕鑿罔知帝力我觀性相如穀之
滋藉以慧器法而沃之勿希焦茅勿砂而靡每叙食
頃常是思惟承佛受記為世藥師贊祐王司永配空
祇

熊西父明悟集序

送黃可玉鍊師還龍虎山燕集序

世傳淵明修辭入遠公社蓋淵明未之言世或疑如
事者為之說夫交道貴心知豈復計形迹之異哉而
世徒以形迹分爾汝者此交道之所以薄也王謝交
許其出處大不同而當時論交者欲羨以為美蓋忘
勢與忘人之勢雖晉宋世而皆風采未泯淵明修
靜高蹈物表而獨何疑於遠公相好哉竊意遠公之
勝豈無若斯人者游息其間而余方宦游北南魚
鱗邂逅與交乃今還杭得交黃君可玉甫其學決麗該
冷貫儒名老而同歸其文章由百訓誠若擬金石而

紀述復繫以銘：曰於皇聖元握符闡珎撫而九有
溷煦同仁曰瞿曇教啟民迪冀敷尸余得濤像設過
用錫 所宅丹雘雲熈息繇免征俾安弗撓論云
敷松于丕冒睽茲蘭若昔帝寅祀臻：釋子天日通
子猗歆承華祖考是式申錫土田原隰廣斥倉盈庾
億攸于香積誰云耕鑿罔知帝力我觀性相如穀之
滋藉以慧器法而沃之勿希焦茅勿砂而靡每叙食
頃常是思惟承佛受記為世藥師贊祐主司永配空
祇

熊西父兜梧集序

送黃可玉鍊師還龍虎山燕集序

世傳淵明修靜入遠公社蓋淵明未之言世或疑好
事者為之說夫交道貴心知豈復計形迹之異哉而
世徒以形迹分爾汝者此交道之所以薄也王謝交
許其出處大不同而當時論交者欲羨以為美蓋忘
勢與忘人之勢雖晉宋世而皆風采未泯淵明修
靜高蹈物表而獨何疑於遠公相好哉竊意遠公之
勝豈無若斯人者游息其間而余方宦游北南魚獲
邂逅與交乃今還杭得交黃君可玉甫其學決麗該
冷貫儒名老而同歸其文章由古訓誠若擬金石而

公韶漢錢塘固多勝士而余居甚適情義尤款密一日語余曰吾將暫還龍虎山七月復來於六月黨暨方外之士九十有六人醜酒而與之別雍容談論宜屢集彷彿蓮社故事廼用祥月師詠遠公詩公韻以紀勝集夫古者會盟燕集各賦詩道志義相劇切于風教深有助遠公離情登空於釋氏不為異而能為二老破戒過溪此義乃甚高余既序其事復以發同志者一笑云

慶吳孝汁知事母夫人八十詩序

至大辛亥聊以吳公以測石庶察治效善聞二命佐

史當作之

瞿離長梧之論始於是非史相形好惡之偏裒禍福利害之膠輅紛紛將欲一之以道樞和之以大鈞物我兩忘以蹈乎大方其言辨矣肆矣然若之徒言者至聖人而極聖人於是非好惡禍福利害之辨若薰猶玉石不可雜糅非曠尚玄同以為道也則吾又安

歷當作聖 訖當作訖

態誤態

淑股二字誤

也謂君淑_股忘情於斯世耶何也乃捕_其腎絡編言語大篇短韻搜奇伏怪自其壯年角逐於藝文之場至於老不厭則君豈忘情斯世者乎乃既心滑稽姑托於莊周之寓言耶君以文字掇巍科仙

公韶漢錢塘固多勝士而余居甚適情義尤欵密一日語余曰吾將暫還龍虎山七月復來於此吾黨暨方外之士凡十有六人醜酒而與之別雍容談論羽觴屢集彷彿蓮社故事廼用祥月師詠遠公詩公韻以紀勝集夫古者會盟燕集各賦詩道志義相劇切于風教深有助遠公離情登空於釋氏不為異而能為二老破戒過溪此義乃甚高余既序其事復以發同志者一笑云

慶吳孝升知事母夫人八十詩序

至大辛亥聊試吳公以測右庶察治效著聞二命佐

史當作之

瞿離長梧之論始於是非史相形好惡之偏自禍福利害之膠輻紛紛將欲一之以道樞和之以大鈞物我兩忘以蹈乎大方其言辨矣肆矣然若之張言者至聖人而極聖人於是非好惡禍福利害之辨若董猶玉石不可雜糅非曠尚玄同以為道也則吾又安能舍歷人之教而從其訖哉異哉態君西父以瞿梧名共集也謂君淑^服忘情於斯世耶何也乃捕^捕賢絡編言語大篇短韻搜竒伏怪自其壯年角逐於藝文之場至於老不厭則君豈忘情斯世者乎乃既^既滑稽姑托於莊周之寓言耶君以文字掇巍科仙

史當作之

窮者垂紳委珮駸、乎華要矣俄而息駕乎跨鶴之
山樵牧之興俱而花竹之興娛我冠皓首溝道唐侯
宜其酣歌嘯詠塵蛻天遊如草木華落而歸根風
矧鼎棋欲謝麴蘖若祿而從百太之味若是乎者
取拾瞿誰長梧之論豈以昔之夢余之者乎燕境之
嘉思當作嘉惠也初化之不各也若陰晴朝暮寒暑晦明之翕
忽遞代惟交乃不罅而造化之常者與之為无窮此
知道之士所以遜世无悶而推其緒餘、言猶足
以不朽也君其起瞿誰長梧而問之

送王明之推官北上序

余初識王明之於杭時明之方掾江浙者以不敵美
敏見知上官尋任鈞校其曹事拱滿出宰常之晉陵
劇邑君至有惠愛號祿治辨旌愧遮留不、作去思
之碑朝廷亦知君可佐大郡夫平矧仕杭久嘗語其
俗迺命為杭推官自君官晉陵適余被嶽為詞林屬
言論不相接者逾十載人能道君不以亟矣苛察為
高而能得事情蓋豪猾脅息疲懦无愁冤也去、
還杭問其事若何則田有捍禁黷貨弊為怨家、
誣服者有盜率其曹伍剽掠為奸而脅從、誤者有
、一切久致于法君皆讞問得寔多所原貸諸妃斯

窮者垂紳委珮駁、乎華要矣俄而息駕乎跨鶴之
山樵牧之與俱而花竹之與娛我冠皓首溝道唐侯
宜其酣歌嘯詠塵蛻天遊如草木華落而歸根風
矧鼎棋欲謝麴蘖羞祿而從百太之味若是乎者
取拾瞿誰長梧之論豈以昔之夢余之者乎真境之
相續也初化之不各也若陰晴朝暮寒暑晦明之翕
忽遞代惟交乃不穹而造化之常者與之為无窮此
知道之士所以遯世无悶而推其緒餘以言猶足
以不朽也君其起瞿誰長梧而問之

送王明之推官北上序

余初識王明之於杭時明之方椽江浙者以不敏美
敏見知上官尋任鈞校其曹事拱滿出宰常之晉陵
劇邑君至有惠愛號稱治辦旌悅遮留不可作去思
之碑朝廷亦知君可佐大郡夫平矧仕杭久嘗語其
俗廼命為杭推官自君官晉陵適余被嶽為詞林屬
言論不相接者逾十載人能道君不以亟疾苛察為
高而能得事情蓋豪猾脅息疲懦无愁寃也去公
還杭問其事若何則田有捍禁黷貨弊為怨家
誣服者有盜率其曹佐剽掠為奸而脅從是漢者有
下一切久致于法君皆讞問得寔多所原貸諸妃斯

須甚衆厥今吏部銓選能辨疑獄出死罪若干人者
皆視所授秩有加若朝明之者其進用可量哉吾觀
造化之於物雖風霞肅殺而生之機常流動無間為
吏宗故欲取其生而毒人于死用法或乃心於德
貳端或各刻深苦束濕以要時譽甚則市獄以便私
自营此其設心皆為造化戾乃若持祿取容无所可
否者為害適相當士不通經不足與論政刑明之既
師乃序以送之且以諭夫持三尺法者至大也亥二
月望日

霞改霜

自

以以詩書教子其知本也夫未嘗將適京

行臺幙士民亦惜其去而不能留也則又喜曰江以
用悉行臺所按治吳公往司畫諾其用當日弘以火
粵明年太夫人年登八袞公迎侍官所禮酒燕樂官
僚以次畢賀聞者復為公喜曰世有富擬金埒貴列
鼎食而名譽不昭或為世指目以大老何可勝舉幸
而富且貴名譽昭矣視而在堂獲康強眉壽忠孝之
道可備蓋千百求一二也吳公自為以才猷美教
受知上官居風憲善鉏姦擊強功常奏最而太夫人
飲食起居無恙南小二千里享其祿榮是非亦可樂
乎吾聞其鄉人言太夫人慎閨儀佐義方甚每

病甚衆厥今吏部銓選能辨疑獄出死罪若干人者
皆視所授秩有加若朝明之者其進用可量哉吾觀
造化之於物雖風霞肅殺而生之機常流動无間為
吏者故欲取其生而毒人于死用法或乃心於德
貳端或各刻深苦束濕以要時譽甚則市獄以便私
自營此其設心皆為造化戾乃若持祿取容无所可
否者為害適相當士不通經不足與論政刑明之既
力於善而後以詩書教子其知本也夫未嘗將適京
師乃序以送之且以諭夫持三尺法者至大也亥二
月望日

行臺幙士民亦惜其去而不能留也則又喜曰江以
南悉行臺所治吳公往司畫諾其用當日弘以大
粵明年太夫人年登八袞公迎侍官所禮酒燕樂官
僚以次畢賀聞者復為公喜曰世有富擬金埒貴列
鼎食而名譽不昭或為世指目以大老何可勝舉幸
而富且貴名譽昭矣視而在堂獲康強眉壽忠孝之
道可備蓋千百求一二也吳公自為 以才猷兼致
受知上官居風憲善鉏姦擊強功常奏最而太夫人
飲食起居無恙南小二千里享其祿榮是非大可樂
乎吾聞其鄉人言太夫人慎閨儀佐義方甚 每

三公治事歸色養左右必問清平決幾何若萬不疑
之母也漢輔號成繁劇為吏者率以鷹擊毛鷲為重
然輒以是敗吏獨稱不疑嚴而不母教誠有自來
洪範五福壽居首而居空司之嘗疑壽得之天思若
無所與然上古治尚索生人往、壽逾百於今吾
谷之眚亦多貽背兇齒克保者父其天者未也晁
錯言人情莫不欲壽三王能生而不傷錯之知不及
此其有得於伏生者乎吳公歲時率其子為姓從再
拜為太夫人壽退而益思是道以施迨以施諸政理
以上承老、之化是尤吾黨之士所深望於仁者也
太夫人姓、諸孫業詩書有志吳氏之興如鉅
川榮木有行大父詩言以志喜者若干首而侯予為
之序

衿以衿

婺源處士吳君墓誌銘

徵婺源有吳諱遠者大父之世系行寔介其飾汪又
善來謁銘曰諱不自天已酉于今三年服齋所之喪
四瓜且幼未有見焉先生尚衿而銘之余耳其言悲
且重人善誦也迺為叙次其辭識諸墓按吳氏居婺
之富春者相傳其始祖嘗以功受王封今北或具
汪然考之傳志莫原其初其子姓曰蕃以大則皆曰

曰蕃 曰良日

三公治事歸色養左右必問清平決幾何若萬不疑
之母也漢輔號成繁劇為吏者率以鷹擊毛鷲為重
然輒以是敗吏獨稱不疑嚴而不母教誠有自來
洪範五福壽居首而居空司之嘗疑壽得之天思若
無所與然上古治尚索生人往、壽逾百於今吾
谷之亡亦多鮑背兒齒克保耆艾其天者未也晁
錯言人情莫不欲壽三王能生而不傷錯之知不及
此其有得於伏生者乎吳公歲時率其子為姓群從再
拜為太夫人壽退而益思是道以施迨以施諸政理
以上承老之化是尤吾黨之士所深望於仁者也
太夫人姓 六諸孫業詩書有 志吳氏之興如鉅
川榮木有行大父詩旨以志喜者若干首而集予為
之序

矜以矜

婺源處士吳君墓誌銘

徵婺源有吳諱遠者大父之世系行寔介其節汪又
善來謁銘曰諱不自天已酉于今三年服齋所之喪
四瓜且幼未有見焉先生尚矜而銘之余耳其言悲
且重人善誦也迺為叙次其辭識諸墓按吳氏居婺
源之富春者相傳其始祖嘗以功受王封今北或具
汪然考之傳志莫原其初其子姓曰蕃以大則皆曰

六寔吾祖也以表異他族君諱克瑜字聘卿曾祖曰

祖曰 父曰 此三世皆韜德不任以吾

聞鄉邑生君而偉貌豐頰不妄吹笑長益慎重居家
庭探遜步趨咸中儀軌喜恢廓無卞急之行子素不
過不苛責惟端居肅容遲其悔悟僅隸有干忤意每
示寬假殆天性然也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久
而人益孚悅里有山曰王良峪為曲圭立壁寺山下
上多松栢檜桂之植君慕其曠幽若與道謀乃穴泉
甃池剪榛畦圃種梅其坡有亭萃止遂因以名其居
每風日清美則步屨扶筇携壺擊鮮與魁人損士高

凌雲巔攬結一翠心境俱會竟暮忘歸蓋君廿年五

生君 子 君 生

子 子 二子米塩靡密悉不以經意嘗誦之

曰人孰不樂富貴耻賤貧然命懸之天壯固言以有
淫隨無淫歿已若等治生產勿過營也允博學在力
行毋為摘擢肝腎務競纖巧惠逆之施各以類應吾
慎守以老若等其最之大德丁未歲大侵君癸廩賑
飢高者藥之民資以存活甚眾己酉秋意忽不樂八
月朔旦卻藥謝醫言昨夢神界我火環者還也吾
其終乎子孫惟讀書強為善以慰吾意言畢正冠而
逝君生于宋 年 月 日享年七十有三娶

六寔吾祖也以表異他族君諱克瑜字聘卿曾祖曰

祖曰

父曰

此三世皆黼德不替以吾

聞鄉邑生君而偉貌豐頰不妄吹笑長益慎重居家
庭捉遜步趨咸中儀軌喜恢廓無卞急之行子柔不
過不苛責惟端居肅容遲其悔悟僅隸有干忤意每
示寬假殆天性然也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久
而人益孚悅里有山曰王良峪爲曲圭立壁寺山下
上多松栴檜桂之植君慕其曠幽若與道謀乃穴泉
甃池剪榛畦同種梅其坡有亭萃止遂因以名其居
每風日清美則步屨扶筇携壺擊鮮與冠人損士高

凌雲巔攬楹六一翠心境俱會竟暮忘歸蓋君廿年五
十卽屏家事享二子米鹽靡密悉不以經意嘗誨之
曰人孰不樂富貴耻賤貧然命懸之天莊周言以有
淫隨無淫歿已若等治生產勿過營也凡博學在力
行毋爲拙擢肝腎務競纖巧惠逆之施各以類應吾
慎守以老若等其最之大德丁未歲大侵君癸廩賑
飢高者藥之民資以存活甚衆己酉秋意忽不樂八
月朔旦卻藥謝醫言昨夢神界我火環者還也吾
其終乎子孫惟讀書強爲善以慰吾意言畢正冠而
逝君生于宋 年 月 日享年七十有三娶

椽及椽

江氏先君九年卒子男二應杓應楨女一適浮梁文學椽滕茂孫男五璠璋環璿珏孫女四曾孫男女三曾幼若卒之二年應杓應楨死未幾璠又死聞者皆為室涕口處士之善而隕其後乎謂福善天道信耶璋無父兄以終喪遭禮之變卜以 年 月 日奉君柩葬于 里 山之原又善言璋居憂

克自立奉先訓唯謹吳氏當有與者銘曰吁嗟吳君彼儉而榮善懼其屯天胡昭々賢厥猶董忌既中壽

役及後

尚安毋恫施之後昆戎勒銘詩永貴幽墳

送郭文卿赴浮梁知州序

人之所遇有意所甚欲而不可強致者豈特富貴利達哉雖交游會合亦然然余微詣京師為詞林僑留十年汴梁郭文卿由中書椽佐宣徽幙薦紳間往言文卿雅尚 術其為吏持三尺法而无舞智深文以微榮寵且勸余與文卿友而余竟不獲一接言論以日快及文卿再調都事江浙省九南來者道文卿之善如京師時前年冬余還錢塘居相隣始得以暇日抵掌論說古今醜酒酣謹意懽甚追惟南北十年會合之艱尤若此則夫疲筋力善造詣以 富貴利

江氏先君九年卒子男二應杓應樵女一適淳梁文
學掾滕茂孫男五搢璋環璿珏孫女四曾孫男女三
皆幼君卒之二年應杓應樵死未幾璿又死聞者皆
為之涕泣處士之善而隕其後乎謂福善天道信耶
璋無父兄以終喪遭禮之變卜以 年 月
日奉君柩葬于 里 山之原又善言璋居憂
克自立奉先訓唯謹吳氏當有與者銘曰吁嗟吳君
彼儉而榮善懼其屯天胡昭：賢厥蕪董忌既中壽
步筭奚言又泣先露二子一孫崇山有梅颯其歸魂
尚安毋恫施之後昆我勒銘詩永貴幽墳

送郭文卿赴浮梁知州序

人之所遇有意所甚欲而不可強致者豈特富貴利
達哉雖交游會合亦然然余微詣京師為詞林僑留
十年汴梁郭文卿由中書掾佐宣徽幙薦紳間往、
言文卿雅尚 術其為吏持三尺法而无舞智深文
以微榮寵且勸余與文卿友而余竟不獲一接言論
以目快及文卿再調都事江浙省九南來者道文卿
之善如京師時前年冬余還錢塘居相隣始得以暇
日抵掌論說古今醜酒酣謹意懽甚追惟南北十年
會合之艱尤若此則夫疲筋力善造詣以 富貴利

道者可必得邪文卿受易於真定侯先生不問寒暑
風雨每讀書至夜分乃寐昔漢博說易皆祖曰何然
學者有臨 膏爰邴晏容師魯伯師施讐史稱晏容
之元漢與兩龔齊名而晏容名過於漢高為吏不肯
過六百石然則晏容學易於進退得失之道深有得
哉昔余杜門教授生徒以自給一旦被徽命適萬里
交遊慮余有不釋然者余謂友人友人胡牧仲田世
之仕者或以出處易其守至於困戾顛歸為依姍咲
今吾此行是在周易履之訟曰素履往无咎牧冲喜
曰士患不知道耳知之則吾陋巷不為憂任卿相不
為榮造吾性命之 而安於所遇者也吾子其慎諸
今余委瑣无似濫綴通籍牧仲斯言不敢忘也朝廷
命文卿守饒之浮梁行有日矣用敢以余所得者為
文卿贈以為何如也文卿上奉七十之親以孝聞
其學如百川東注不進不止才猷且將大用教子弟
奕奕有詩礼風是皆有足喜者余既序次其說善詩
者復欲以繼之

改宋登仕郎李石墓誌銘

李氏本唐宋系居新安不知始何年後嬰廣明亂遷
黃墩有諱京者悲浮梁之山水清夷鬱紆可田可廬

乃遂相 族以滋衍距今登仕君十一世矣其間簪
組蟬聯修名煇節烜著家乘盡於宋運相終始而今
猶演迤未艾識者惟其世德所繇與子孫之立言行
事未嘗不慨然于君子之澤如芳林嘉穀必封植以
大而天之報施善人可必信也余不及識登仕君而
君之 樂平知州傳良銓狀其行來請銘且書以致
其孤秦亭 之意曰子幸哀而銘之登仕君有知當
不恨其生不偶於時而不朽者固在也余粹不可則
為之叙曰君曾祖諱裳取盧氏祖諱文器迪功郎提
舉司幹辦公亭取鄭氏父諱弥世業春秋登進士乙
科以端 長女為鄉評器重取吳氏生君而謂悟童
亂已若成人初長從傳受易學耳熟緒言與同筆角
藝文每輒中雋宋制中朝官得舉族姓選太學弟子
員時君之叔父大監公雷應以右名聞將就試錢塘
聞父疾革歸半道訃至哀毀死絕然喪葬禮尤違者
年幼失怙眾或以不更事訾之君益刻勵不休于淳
言直兵與江阻而才猷能自表見然後知君之所村
立甚卓也其從父兄原尤遂于易君與為師友益鈞
決玄奧適事之度若中理解鄉耆儒皆折董行與交
最受知于尚書朱公貌孫京 吳公益二公負時望

可取予皆足為人重輕宋事日棘大監公守郡鄉鉏
姦擊強號稱治辯辟公節制司計議官適奏祠登仕
即大兵南來諸郡瓦解時 湘令淳梁欲棄官去以
章然委君君曰公爵無私畀吾不尔從也自是遂韜
怙雅不喜仕嘗欲重建新田書院以訓鄉之子弟經
度既備而進謀是阻士論慨借會郡侯欲選慎重無
侵牟者司庾事強起君曰委吏會計是豈不足為政
耶喜卒其職每守令下車輒問俗利害及政所宜
先君劉論無憚善被鄉邑至元庚寅邑燬于 憇氓
並僭竊發剽掠者為姦公與叔父宗正公雷 刀義同
險限官軍操酒倚君奇畫獲其渠首而貸脇從者主
將欲官之君曰吾以衛鄉井也豈干榮哉卒不受越
六年淳梁陞州君年且五十學優以賓禮每吟佩環
列觀君深衣我冠容止甚美言論偉然微者易文獻
者皆亟稱李氏君治家嚴不惑異端戒諸子 詩書
耻美前人聞誦聲則喜有適亦不少假詞色園池亭
榭花竹密列植梅宗阿奇石山峙日興魁人韻士場
詠酣諳樂志忘其老里有蕭處士年七十矣君兄事
之約為耆英會與者如干人好事者以繪以詩明年
處士歿君哭為慟曰昔至道九老以文正公即世雅

懷弗遂翰林洪公以爲造物所憮居今方之可爲雪
涕自是君常忽々不樂未幾病病與而忘先是泰
亨嘗長幼菴書院及再仕襄樊君勉之注曰子是教
忠慎勿以親遠增離憂也之官甫半載聞病謁告娛
醫藥一不以家事累君悉畢婚娶季冬望猶觴酒
酌客已而周視園圃折花弄芳意若永訣後四日并
神忽異泰亨驚泣問所欲言右曰吾疾難不起乎
繼志者惟若等余何言有頃喏然而逝實至大辛亥
十二月十九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君娶新安戴氏子
男七人長即泰亨提舉襄陽等處營田事次兼亨復
亨咸亨恒亨昌亨豐亨女五人長即良餘七次適
太平路龍英州判官汪琦翁氏武昌路南湖書院山
長程琦宋丞相番楊公之子馬端順餘未行孫男女
四人泰亨等卜以明年十月癸巳奉治合葬君于里
琅玕峯君諱心道字聖傳自號疎懶翁扁其室曰嘗
軒有詩藁藏于家余嘗俛仰二十年間豪家石族或
泣王孫或降皂隸而李氏流芳燾祉耀于途掖雖登
仕君之懷材雅度練事達幾百不一試于時而卒以
死然視世之仕不得其志以辱先者君亦可无憾於
其身而且且有以裕後其得失豈不有間哉是故宜銘

曰系有唐德流慶嗟聖傳士之良問不售毋盡傷
百年短千古長鬱其堂封視高岡

清隱院記

如來氏之教必先歷諸勤苦而後樂其說曰吾所居
爲淨土爲莊嚴佛界以黃金布地奇珍美石^并璀璨林
列人生願樂具足无有凶荒厄從机瘥天^予之災然
必外四大六塵永離渴愛者始允臻此故其徒往
舍茹若辛入深林幽谷至毀截膚体不厭凡此者以
樂誘其中也而樂何可必得哉夫佛以真如爲体不
着貪欲而曲學疆從諸苦以求樂是尤以幻修幻去
性逾遠有淨土陸道祥者居家受優婆塞戒善誦法
華經晝夜維念殆忘渴飢與其弟子明翔躬鋤耨穡
襁務勤耕稼以自食其力如此餘二十年爲元丁
丑始薙髮更名志行由寡約計贏銖滋黍累益度僧
斥土志弘厥居先是菴曰清隱其左曰真珠墩^寺有
光恠變見激射乃大德十年即其地爲殿周門中設
釋迦牟尼像翼以十八阿羅漢尊者及觀音大士好
易菴爲院又明年構爲飛閣以奉三十三天皆鏤木
心好欲又目相求真因真成覺至若祠至
堂廡庫庖庖福莫不布列完美而志行歿明翔慨其

曰系有唐德流慶嗟聖傳士之良問不售毋盡傷
百年短千古長鬱其堂封視高岡

清隱院記

如來氏之教必先歷諸勤苦而後樂其說曰吾所居
爲淨土爲莊嚴佛界以黃金布地奇珍美石^并璀璨林
列人生願樂具足无有凶荒厄徙机瘥天彗之災然
必外四大六塵永離渴愛者始乞臻此故其徒往
含茹若辛入深林幽谷至毀截膚体不厭凡此者以
樂誘其中也而樂何可必得哉夫佛以真如爲体不
着貪欲而曲學疆從諸苦以求樂是尤以幻修幻去
性逾遠有淨土陸道祥者居家受優婆塞成善誦法
華經晝夜維念殆忘渴飢與其弟子明翔躬鋤耨穰
襁務勤耕稼以自食其力如此餘二十年爲元丁
丑始薙髮更名志行由寡約計歲鉢滋黍累益度僧
斥土志弘厥居先是菴曰清隱其左曰真珠墩時有
光恠變見激射乃大德十年即其地爲殿周門中設
釋迦牟尼像翼以十八阿羅漢尊者及觀音大士好
易菴爲院又明年構爲飛閣以奉三十三天皆鏤木
措金備諸妙好欲又目相求真因真成覺至若祠至
堂廡庫庾庖福莫不布列完美而志行歿明翔慨其

師之志弗究于成益備工待具門以懷林丹堊絢耀
直院西偏建弥陀殿甃石為池植芬陀利華以待坐
者之所憩息其前曰赤秀堂東西相距一舍曠迴闐
寂日晏舟人以爲病明翔岸流結屋僦為毗居併川
行若歸其東為善應橋以利徒涉又北東曰迴運橋
則因地圯毀而利之蓋明翔自幼受業於志行以迄
于今且老而願力益固是真能紹先志有者哉吾謂
明翔曰自尔師為是以至於子其志將以求樂乎而
世之言樂者曰相美於无窮吾惧子之蕩而忘其歸
望洋而莫知所止也子亦思夫昔者荒榛野蕪螢燐

孤兔

孤兔

名

龜而孤兔名今号庸具屋修庭敞軒若雲興而山峙
作勞不得息今而食飲若甘

居宜燠涼以游以娛且以云徒吾不知佛可謂樂

槁良橋

如古封君之奉殆不是過而復求樂乎子又

思昔雖甚勤而心逸无人作冗責雖苦亦樂也夫然
後齋得失等喧寂一垢淨同生死而佛道幾矣明翔
聞是語已瞠然若有得請書以為記於是乎記志行
號德慧大師院在崇德州石門鄉從信里嗣法孫曰
崇建崇益崇圖崇明其傳以甲乙云

師之志弗究于成益備工待具門以懷林丹堊絢耀
直院西偏建弥陀殿甃石爲池植芬陀利華以待坐
者之所憩息其前曰赤秀堂東西相距一舍曠迴闐
寂日晏^升人以爲病明翔岸流結屋儼爲毗居併川
行若歸其東爲善應槁以利徒涉又北東曰迴運橋
則因地圮毀而利之蓋明翔自幼受業於志行以迄
于今且老而願力益固是真能紹先志有者哉吾謂
明翔曰自尔師爲是以至於子其志將以求樂乎而
世之言樂者曰相美於无窮吾惧子之蕩而忘其歸
望洋而莫知所止也子亦思夫昔者荒榛野蔓螢燐
飛而孤兒宅今穹壖與屋修庭敞軒若霄輿而山峙
矣昔者風畊雨耘終歲作勞不得息今而食飫芳甘
居宜燠涼以游以娛且以云徒吾不知佛可謂樂
國者何如古封君之奉殆不是迺而復求樂乎子又
思昔雖甚勤而心逸无人作冗責雖苦亦樂也夫然
後齋得失等喧寂一垢淨同生死而佛道幾矣明翔
聞是語已瞠然若有得請書以爲記於是乎記志行
據德慧大師院在崇德州石門鄉從信里嗣法孫曰
崇建崇益崇圖崇明其傳以甲乙云

書院舊有記建康道蕭政廉訪使盧公之所作也若
郡縣之因革傳教之廢興與書院之創始而承序者
亦既參稽方志咨諏故老門道之奧垂調方奉稜書
院肇自宋景定甲子劉君應安嘗貢于其鄉即別業
建精舍爲學者藏修息遊之所郡守朱公禎孫爲請
於朝報可且賜公田爲畝者一百由是教養以正多
士用勸名登大比烜着後先屬公師撫定函夏聲教
所暨朔南是鈞章繼于息徕寬賦殊於忙隸劉君自
長茲山即擢文學掾漂陽郡子輝孫繼之亦職教海
陵歷歲滋久而書院繕治悉完和嚴靚深鄉邑改觀
獨賜田奪于浮屠氏廩稍弗供絃誦荒蕪被檉來者
居君傳舍視廢去留龍泉陳君潤祖至則慨然曰官
无崇庠惟勿曠厥職矧茲弊廢其曷敢不圖以隳前
人成功乃諭諸慕義者黃池典織有局漆君榮祖爲
之副首助田十畝以倡學者從舉陳侯侗義之八日
之吉觴酒俎肉燕畢而語屬劉君油前山長如霖龍
學實董之賓以如漆君之志相協厥成衆曰諾不
月得田數仍其舊夫可以義動甚轉丸哉陳侯職
在監工乃能以庠養爲務可謂知本也已余聞而美
曰古之爲民者各有分用田以周事育而暇則從鄉

之長老習孝弟忠信之道其秀者自鄉升之司徒有
選俊造進之等簡不帥教者右鄉移之左亦如之

以簡

屏之遠於終身不齒其道易明而教易行也自

於改方

資權請術數以獵取聲利去先王之道益遠後世知
遊士之不可無歸也則爲之一爰屋以居腴以食其意
非不周渥而莫踊習捐乎詞章藝業之末則人
才之不建古又不在無田也學者可以求其成矣今
大不易之田二頃上農夫二家之產風畊雨耘終歲
不得息規豆區之入以餬其口而水旱凶荒之不時
猶或不給焉而不敢墮也學者群居逸遊歲久逾遇
而問學充親農夫寧不有愧哉余既記其事復誦所
聞與學者共勗之潤祖字正德世爲儒宗習用義訓
故克有樹立以文詣稱是

故徵事郎徽杭等處榷茶提舉司吳君墓志銘

君諱宗字宗正曾出延陵季子居南昌莫迹其始又
自南昌遷睦其地曰菱塘子孫日蕃滋爲著姓高祖
其忱慷有武略嘗從軍擊方臘平之宋高宗署取功
補十將使夫人葉氏尚書左丞公夢得之孫曾祖某
祖某父某皆潛德內植弗逮仕而傳業甚備以發習

之長老習孝弟忠信之道其秀者自鄉升之司徒有
選俊造進之等簡不帥教者右鄉移之左亦如之
甚則屏之遠於終身不齒其道易明而教易行也自
田制糧而貧富以病士無田至不以祭乃出遊四方
資權謀術數以獵取聲利去先王之道益遠後世知
遊士之不可無歸也則爲之爰屋以居腴_田以食其意
非不周渥而莫踊習_乃捐_乎詞章藝業之末則人
才之不建古又不在無田也學者可以求其所以矣今
大不易之田二頃上農夫二家之產風畊雨耘終歲
不得息規豆區之入以餬其口而水旱凶荒之不時
猶或不給焉而不敢墮也學者群居逸遊歲久逾遇
而問學_不充親農夫寧不有愧哉余既記其事復誦所
聞與學者共勗之潤祖字正德世爲儒宗習_用義訓
故克有樹立以文詣稱是

故徵事郎徽杭等處榷茶提舉司吳君墓志銘

君諱宗字宗正曾出延陵季子居南昌莫迹其始又
自南昌遷睦其地曰菱塘子孫日蕃滋爲著姓高祖
其忱慷有武略嘗從軍擊方臘平之宋高宗署戰功
補十將使夫人葉氏尚書左丞公夢得之孫曾祖景
祖景父某皆潛德內植弗逮仕而傳業甚脩公蚤習

父訓博涉經史年逾三十矣尤浮湛閭里會王師南
征宋運將李君愔然曰是豈豎僞泥章句時耶丙子
春正月淮安忠武王以中書右丞相統大軍駐沔遣
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以宋主命諭列城
款附兵且薄境上守臣方面將出降莫啓其端君因
說曰死封疆社稷義也願宋土念赤子无辜毋赴刃
爲魚肉事亟矣蓋从以舒禍回瀛君以郡符未上遂
版授郡以知事政令新更民懷首鼠君贊幙畫則夷姦
凶良弱按堵盜發旁近郡負山阻溪賊殺長吏以叛
兵次于睦日給餉餽民不告瘁而君以治辦聞越三
不從守臣入覲燕問賜衣恩寵周渥還調遂安縣主
簿亡何鄉氓隙萬一爲寇浮言譁踞賊勢憤張入帥
議殲其邑君言首亂者數人耳餘皆瓦合易再以離
姑按兵詞其變未幾渠魁能擒於得遣死咸德君之
言君在任凡七年始以代去官無崇庠政行於郡奇
古今爲難而君能弛張得宜以久於其職再言主信
之戈陽簿世傳信產白金有司欲即南鄉之寶峯爲
治所調民採輸君請罷其役乃止利者復議置
如初期會苛急環數十里間穉耄轉徙田男亡仰向
官北銖贏乃復以君言罷之識者益奇君爲可也

邑令 其佐以女怨望構為飛文誣 死君獨念寡
妻弱息孰電其寃為直於有司而竟坐誣者又在
陽留八年擢提舉司漵浦市舶賈交海南居積六可
貲筭舶官名利其私者以斗珠遺君 卒辭不受改
授平陽州判官蓋君至是益練習吏治人謂庶者故
善為政非和後除徽杭等處淮茶提舉未試守 卒君
生於淳祐六年十一月四日卒以至大二年一月

日享年六十有四積官至微仕郎娶唐氏 三人
尚道蚤世薰將仕佐郎江陰州在城稅務副使蘭信

州路蒙古餘教授江浙者以象胥選蘭 道序氏出
也女三人適倪任孫李 唐元紹孫男女四人皆幼

建

小以皇慶元年十二月 日葬於順慈鄉均半里
山之原蘭述君行實來謁銘余雖未嘗與 然

其性處直平居不妄咲言交交必端慎讀書至老忘
疲詩取適性不為自燬月鍊以意度修遠易 其
子語不亂若不為生死怵者是可無銘歟銘曰士威
逢治理而堙嬰險難而聞豈連蹇者多知而跡弛者
異何吁嗟乎君乘時奮身任不究厥施惟善貽 後人

故建昌路南城縣尹王君墓誌銘

至元丙子江南列城傳檄疑附維時踔厲功名之士

邑令其佐以女怨望構為飛文誣死君獨念寡妻弱息孰電其冤為直於有司而竟坐誣者又在元陽留八年擢提舉司漵浦市舶賈交海南居積六可貲筭舶官名利其私者以斗珠遺君卒辭不受改授平陽州判官蓋君至是益練習吏治人謂庶者故善為政非邪後除徽杭等處淮茶提舉未試守卒君生於淳祐六年十一月四日卒以至大二年一月

日享年六十有四積官至微仕郎娶唐氏男三人爵道蚤世薰將仕佐郎江陰州在城稅務副使蒲信州路蒙古餘教授江浙者以象胥選蘭壽道厚氏出

也女三人適倪任孫李

唐元紹孫男女四人皆幼

小以皇慶元年十二月

日葬於順慈鄉均半里

甲山之原蘭述君行實來謁銘余雖未嘗與焉然其性慤直平居不妄咲言交必端慎讀書至老忘疲詩取適性不為自燬月鍊以意度修遠易言海其子語不亂若不為生死怵者是可無銘歟銘曰士威逢治理而埋嬰險難而聞豈連蹇者多知而跡弛者異俗吁嗟乎君乘時奮身任不究厥施惟善貽後人

故建昌路南城縣尹王君墓誌銘

至元丙子江南列城傳檄疑附維時踔厲功名之士

或奮願行興屠販知 致身簪紱紀績旌常世以闕
閱凡才者可以規治平之世而不可與論士運之
者也檀州王君元善始從中書志丞揚以鎮東町訖
今幾四十年仕不離江海郡因家錢唐松浙西建宣
慰司得辟署餘佐撤君爲杭錄事南兵新潰多竄匿
岩谷上命綏集復選充鎮撫曾揚公擢錄工四省催
君入覲即命尹入慶元昌國孫、津海中氏 居君
夷橫暴易變徵歛不以時集君嚴爲條約无十令者
漕府調民煮鹽使者因緣爲市高下以賄他邑莫敢
誑何君令民以錯自古鹺戶大均或議立征稅君請
口縣涉鯨波商賈道阻乞罷勿立至激怒大府而請
不止卒罷之鎮寇嘯呼曹偪百千爲群出沒海艘官
軍屢屛君誘以方畧獲其渠首有千夫長受金君
白其姦竟坐故縱罪奪所佩金符嘗慮囚徒舉平反
者數十事始至即修學宮行鄉飲酒禮咸曰令不即
夷海邦俾 脩文教士益用勸在任凡三改縣陞州
就除馬杰等處海船副千 會盜發台州寧海主帥
倚君掩捕餘黨悉平以泉府命徵民負逋米爲力者
幾四萬鈔爲錠者二千七百七十有奇由是命薦於
朝浚鮑卽場司令秩滿課以羨取盜筭弊文劾廷遣

使覈治凡千四百為引貪賈輒私其贏以君志許委
勾稽得實名聞擢紹興等處檢校所檢校職此君

自改日

以公出納批政薦更未幾復調財賦以建

舉治建康明年改紹興新昌縣尹司財賦者器君治

粹召不赴于臺御史希君剛方練達慎守官成政善

日改日

王長子入志德善宜如甄錄以勸能者尋尹龍興之

新遙有豪家夜索金永諸君問次者服諸市一縣

股粟其民訟不決且逾十年君片言發其隱於是同

官媚疾欲飛語中君、日是尚可復仕邪即移疾歸

朝命起君尹建昌南城而君雖不樂仕然月卒寔皇

受元年十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四積官至承務郎

榜改榜

元文善其字也世譜散落又不逮事大父母

故祖以上逸其名父諱真嘗為權場大使君於張氏

生男三人曰錦銓鈞女一人適龜山書院山長和義

恭孫男女六人皆幼葬以年 月 日墓在之原

余嘗一與君接蓋魁岸多奇以才氣自負言論不輕

下人兄之禮早由文吏從裕皇中外敬歷籍、有聲

譽所謂二惠競爽者庸等狀君之壽年履蹟來前銘

予遂不辭而銘之銘曰士乘 艸昧 蜚英聲若石

釋活及發劍銀黃垂組白載榮保茲祿厚儲 馨老

使覈治凡斤四百爲引貪賈輒私其贏以君許委
句稽得實名聞擢紹興等處檢校所檢校職此君
鈞其衡以公出納批政薦更未幾復調財賦而建
舉治建康明年改紹興新昌縣尹司財賦者器君治
辦留不赴行臺御史希君剛方練達慎守官成政善
理財而入忘怨詈宜如甄錄以勸能者尋尹龍興之
新遙有豪家夜索金永諸君問次者服諸市一縣
股粟其民訟不決且逾十年君片言發其隱於是回
官媚疾欲飛語中君曰是尚可復仕和即移疾歸
朝命起君尹建昌南城而君雅不樂仕於月卒寔皇

慶元年十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四積官至承務郎

君諱友元文善其字也世譜散落又不逮事大父母

故祖以上逸其名父諱真嘗爲榷場大使君於張氏

生男三人曰錦銓鈞女一人適龜山書院山長郝義

恭孫男女六人皆幼葬以年 月 日墓在之原

余嘗一與君接蓋魁岸多奇以才氣自負言論不輕

下人兄之禮早由文吏以裕皇中外敬歷籍：有聲

譽所謂二惠競爽者庸等狀君之壽年履蹟來請銘

予遂不辭而銘之銘曰士乘 艸昧 蜚英聲若

釋活及發劍銀黃垂組自載榮保茲祿厚儲 馨老

慎知止安无傾惜哉堂、閔幽局垂慶來齋齡千齡
俾後有考錄斯銘

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鞏國武惠公神道碑銘
先皇帝嗣大歷服追錄功臣易名封爵恩澤深厚由
是資德大夫索南行中書者左丞哈制帶特贈榮祿
大夫平章政事鞏國公謚武惠夫人八都馬氏忽都
倫氏皆封鞏國太夫人命詞臣製制綸言周渥華表
爲榮公薨於大德丁未二月五日粵六年皇慶改元
四月廿七日葬 州郊城縣薛店保之原公系出哈
魯氏大父以上逸其譜父奧蘭才不逮仕公生而英
過不群長益負奇畧名謀冊籍王師征塞樊南兵嬰
城固守六年矢盡飛輓道絕乃降公時在顏行臥不
脫 胃論功寵宋上流 威迺大興師南下川城款
附易若瓦解至元丙子師住錢塔二王竄走海上淮
安忠武王虞海道搗虔致生心變選公拈討沿每諸
郡明年授宣武將皆沿海招討副使佩金符守除經
畧使 左副都元帥治慶元九南征事悉倚公經畫
未幾又拜胎勇大將軍拈討使公率舟師胃瘴所
向風靡東廣南恩等州皆歸職方氏既班師錫金虎
符入覲勞問復賜尚方金袍鞍轡陞昭武大將軍慶

元路總管府達魯祀 仍左副都元帥自是世御海
道皆委重公矣日本距海京偏負險慄悍歲久弗戾
上命用師廷征東行者以公爲鎮國上將軍都元帥
兵薄境上颶風債作乃還朝議叢爾島夷不足煩遠
畧務從綏靜以紓南土復令公駐守處慶元鎮沿海
上萬戶丁亥歲見于便殿奏對周給且陳真益及禁
戢私醜等事多所便宜大蒙嘉納賜西錦衣玉帶金
鞍弓矢佩刀諸物以示殊賞遷輔國上將軍領東道
宣慰使既仍命佩所賜金虎符爲上萬戶長會盜發
麻發連城驛撫上塹溪憐時曹偶推埋剽掠莫敢誑

何公履其渠首殲之民以安堵蓋公自引節海上至
定幾二十載視官若家而朝廷亦不欲易公它處乃
擢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相宣慰使如故以相臣
藩屏外服重其選也東朝亦稔公宿望畀尚方金綺
授以旌之成宗將有事于西用夷合四遣之軍邑討
雲南要地右轄重臣推轂燕勞倚毗實深萬土興師
屬時溫著林箐險昧不果深入而還玉音洊頒爵秩
仍舊而公老且病乞歸汝州以便醫藥染四年而薨
享年七十有一男六人長不祿決忽幼不華明遠將
軍沿海上海戶府達魯花赤卒于官次命謀不華懷

大將軍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副、元帥沿海上萬戶達魯花赤佩元降金虎符才猷敏達趾美前人次

楊

次字蘭奚丑、俱幼女三人孫男六十

人惟公際遇四朝南逾嶺海披堅執銳烜著勲勞晚節移疾克保終始求諸興運之初奮身戎行上榮死哀者如公可無憾也是宜銘、曰聖元 上海陸至冒維時奉臣奮揚有耀公由裨佐出將樓船汎厥炎氛皇威是宣浩々鯨波赴々虎旅義旗先驅執于全此事稽鈍被人匪天惟忠惟烈裕于後昆分茅四攘印以 惠綸綉之章宗逾帶礪往事蓋棺不朽者銘

不載其式堂封勒銘

彭處士墓誌銘

君姓彭氏諱應桂字芳翁生采咸淳己丑十一月

日以至元辛亥正月晦日卒年四十有七年之三年

其孤宗溥等走杭謁余銘其墓屬余以司成徵侍請

京師辭不果而請益勤余哀其忠知不朽其親者則

爲叙而銘之君世居廣信之鄉溪會大父曰皆大父

曰大龍父曰英字叔華俱刻意傳業而弗利于司

然鄉以善聞母汪氏生四男君居季少穎異若成人

讀書輒通大旨生十年而氣憤作幸脫于難于幾叔

大將軍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副元帥沿海上萬
戶達魯花赤佩元降金虎符才猷敏達趾美前人之
晚亦蚤止次字蘭奚丑俱幼女三人孫男六十
人惟公際遇四朝南逾嶺海披堅執銳烜著勲勞晚
節移疾克保終始求諸興運之初奮身戎行上榮死
哀者如公可無憾也是宜銘曰聖元上海陸至
冒維時奉臣奮揚有耀公由裨佐出將樓船汎厥炎
氛皇威是宣浩々鯨波赴々虎旅義旗先驅執于全
此事稽鈍被人匪天惟忠惟烈裕于後昆分茅四攘
印以惠綸紵之章榮逾帶礪往事蓋棺不朽者銘

不載其式堂封勒銘

彭處士墓誌銘

君姓彭氏諱應桂字芳翁生采咸淳己丑十一月
日以至元辛亥正月晦日卒年四十有七年之三年
其孤宗溥等走杭謁余銘其墓屬余以司成徵侍請
京師辭不果而請益勤余哀其忠知不朽其親者則
爲叙而銘之君世居廣信之鄉溪會大父曰皆大父
曰文龍父曰英字叔華俱刻意傳業而弗利于司
然鄉以善聞母汪氏生四男君居季少穎異若成人
讀書輒通大旨生十年而氣憤作幸脫于難于幾叔

華卒念幼孤不自樹立將无以振其宗則從諸兄奉
母教唯謹至於經度靡密剝治糾紛多君心計手畫
用祿幹蠶家道用裕見飢窮不能自存者則感示于
色輒賑給無靳容終不言惠自我先即所居西偏築
堂曰石湖小隱面勢敞爽水木竹石之勝隱映後先
親友至則鼓琴奕棋持醪擊缶將終其身有舉君隱
德者欲自巴陵檄君爲百里師而君曰母在遠遊豈
人子情哉卒不就惟延師教子期不墜先業丁未母
汪氏亦卒君早鑿痼疾暨終喪哀毀疾益甚又五年
病期月遂不起易箆謂宗溥等曰吾懼不允吾母今
卒克襄大事死且瞑目君娶汪氏生子男五人長即
宗溥次宗濟宗源宗漸紹德以母命紹德後其兄其
女一人孫男二人皆幼異時以科目取士多湮厄
老死宕谷君年始就傅即值改物科舉事廢彭氏就
君回世不得以文藝致通顯邇者朝廷方議復取士
舊制而君已先死士之不偶于時有是邪抑天之報
施善人將在宗溥等也葬以皇慶三年月日墓在
之原銘曰士韞積賈弗售世窳梯列章綬善不永道
焉咎有鬱斯五昌厥後

故夫人俞氏墓志銘

夫人姓俞氏諱淑柔信之上既人曾祖華祖廷秀父
修皆韜德不耀夫人幼孤性慧敏簪衣不尚珠璣純
毅而潔養嚴可度母愛之慎擇所宜適年十六歸于
弋陽熊君从熊氏望于弋陽而君从又賢也常屏居
勵操尚晝夜業詩書甚修夫人每讀古訓戒詩以交
勵其志熊君忽慨然曰士不迴四方則學且滯延挾
策淮楚間謁當世名諸侯歸署承務郎大兵南征薄
番城急君應變多奇異畧副以寧用薦者慰其鄉邑
大人相以止而不撓故君得稱治辦未幾能名乎夫
人虞姑老不勝哀日娛侍起居食飲以適其意姑

110X
150
4